

汉阳话“梅”

□柯稀云

一

“梅，天下尤物，无问智贤愚不肖，莫敢有异议。”江城之梅，贵为“市花”，久负盛名。冬雪早晴，梅园枝头已然“新白抱新红”。春回大地，三镇更是“梅”不胜收。武昌梅景众多，有底蕴、成气候，历来是赏梅首选；汉口梅开五福，市井繁花自不待言。说起汉阳之梅，看似平凡却奇崛，藏匿着许多古梅佳话，耐人寻味。

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与汉阳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梅花就是最好的见证。唐乾元元年(758年)秋，李白受永王之乱牵连，流放夜郎途经汉阳，结识了时任汉阳县王县令(名不详)。在汉阳期间，主客常常相聚诗酒，酬唱应和，为汉阳留下了许多名篇。其中，“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”的千古佳句正是李白往来于大江两岸，邂逅了五月的梅花缤纷烂漫，从此让江城梅花声名大噪。

晚年的李白四处漂泊，却一直惦记着这位王县令。乾元三年(760年)春，我们的诗人再一次与汉阳“双向奔赴”。当朝廷赦免的消息传来，李白以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速度顺江而下，旋即受邀来到江夏，并迫不及待地给对岸的王县令捎去早春的问候——“闻道春还未相识，走傍寒梅访消息。昨夜东风吹武昌，陌头杨柳黄金色。碧水浩浩云茫茫，美人不来空断肠。预拂青山一片石，与君连日醉壶觞”。

梅是春的使者。到江边的梅树下去探寻春的踪迹，这似乎已经成为诗人与汉阳故交习以为常的默契。毕竟，谁若未按时赴约，岂不是辜负了这片醉人春色？道旁的早梅迎风吐蕊，而在即将与汉阳重逢时，诗人似乎多了一分近“乡”情怯。因为梅花，汉阳从不陌生，也从未老去，即便时光越过千载，这座古城依然如李白归来那般意气风发。

梅花早放，而近水者犹早。汉阳居于长江、汉水之间，梅花得近水之便，所以能独领群芳，率先捕捉到盎然春意。唐初的某一天，幽州人王适游历至汉阳，在汉水之滨意外撞见几树梅花悄然绽放，惊喜之余写下了一首《江滨梅》：“忽见寒梅树，开花汉水滨。不知春色早，疑是弄珠人。”江滨新梅为初来乍到的王适早早送来了春意，也让汉阳之梅增添了一种率性和几分灵气。

无独有偶，与李白同时期的诗人张谓在《早梅》一诗中写道：“不知近水花先发，疑是经冬雪未销。”张谓的这首诗是否写的汉阳观梅见闻，我们已无法考证，但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。乾元元年(758年)秋的一天，张谓以尚书郎的身份出使夏口(今武昌)，在汉阳与流放夜郎途中的李白不期而遇。他乡遇故知，两人恨不得“直把他乡作故乡”。王县令尽过地主之谊，张、李泛舟游于汉阳城南的郎官湖。“四座醉清光，为欢来无。”如果诗与酒还不够尽兴，想必汉阳的梅花更能触发共鸣吧！

二

“凤立梅岩”是一个关于汉阳梅花的古老传说，因“古有凤凰栖于此山之林”而得名的凤栖山(今凤凰山)，是汉阳城的赏梅胜地。凤凰山南坡的梅岩摩崖石刻，由于长期淹没于城市变迁中而鲜为人知。直到近些年，经有关部门开展整治和修缮后，“凤立梅岩”才重现天日，让世人一睹她的尊容。其中，“梅岩”二字

江城有你一枝梅

□简梓

除夕那天，为了晚上看春晚，下午四点多提前去菱角湖走走，日记随手留下一笔：“太阳晒得暖暖的，桥头梅花爆出豆粒大的花苞，一中年女士手机贴在枝头拍照。”

元宵节这天再去，梅花刚亮眼睛，一顶顶嫣红、粉白、淡绿蓬出薄薄云霞，过往游人停下一步子，三三两两留影。背后一座烟波桥，侧旁一湾湖水，哪一个角度都出片。

这样的场景，在三镇并不稀罕，我们身边都有梅花，赏梅已是百姓寻常事。那些一色标配彩色纱巾的大妈，开始呼朋约友，拖着化妆的行李箱忙着赶场，微信上先是传播“私藏秘籍”，接着就是分享“人面梅花”了。我这样的小爷们，两年前“龙抬头”的日子，也凑兴去过东湖老梅馆，看那八百岁高龄的“梅王”老爷子，一树龙干虬枝碎花疏影。

中学生的青葱岁月，手抄本得到王安石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，接着又来临和靖隐居西湖“梅妻鹤子”的典故，觉得赏梅高雅到了天上。哪知，文人墨客的雅好，如今变为草根追逐的盛景，一个春天都忙着喧腾。

是不是还得感谢文人墨客呢？是不是更要特别崇敬李白呢？公元758年，李白本是贬往贵州蛮荒之地，途经黄鹤楼却偏要赋诗，“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”两句，一不小就赐予武汉两样宝——“江城”和“梅花”。那个五月，梅花是不见不着了，李白虽为迁谪流放而沉痛，仍从古乐府《梅花落》的悠悠笛声中，寻觅到梅花纷纷扬扬，这种浪漫心气，切合了武汉人的洒脱畅达。

梅花品性高洁，始于傲雪凌霜，隐于群芳吐艳，是严冬的产儿，又是大地复苏的信使。看到它悄悄孕育花期，海涅的名句“春天还会远吗”就是真理。年前电视连续剧《山花烂漫时》热播，剧名一开始觉得好老套，徒然联想主人公原型张桂梅，一下懂了它暗含“她在丛中笑”的意境。

吃过元宵汤圆，踩到了赏梅的最佳节拍，两江四岸，梅花从梅岭、梅岩、梅家山、梅子山，漫向水边泽畔。从东湖到墨水湖、从南岸嘴到竹叶海、从园博园到青山江滩，梅趣横生，处处不同。

黄鹤楼不负李白，脚下满是梅枝苍然，还筑一个“落梅轩”纪念诗仙。可听的，不再是一支玉笛了，但有六十六件编钟轰然作响，配以磬、箫、埙、箏、琴、笙、阮、篪，“八音和鸣”而“千古重响”。

江城也不负梅花，新中国成立以来种植规模全国领先，品种丰饶全球冠绝。小小磨山梅园，拥地八百亩，遍栽两万株，在华夏“四大梅园”中担当翘楚。看看，“中国梅花研究中心”“中国梅花品种资源圃”“中国梅文化馆”落户，就知道它地位非凡。

江城梅花，满园春色锁不住，移居街头与人为伴，列入行道树，走进口袋公园。武昌白鹭街，以八十株朱砂梅，营造首条“市花一条街”。一旁公正路，种下两百株美人梅，誉为“梅花大道”。在小区绿地随便溜个弯，栅栏间忽然挑出“一剪梅”，不算新奇事儿。

梅花风骨独具，姿态别样，怎么瞧都是美好体验。过去由文人墨客垄断孤芳自赏，当下释放民间变为群体欢宴。好几年，“新春赏梅”摆上了市民出游的时尚菜单，热度愈演愈烈，有望积淀升华为“新年俗”。

一季一季花潮，一波一波热浪，不知是大妈的节日，还是情侣的佳期，纷纷打卡赶场，赶出了四季的明媚。梅花开过，珞珈樱、月湖荷、琴园菊倾城赏新，东湖牡丹、解放公园都金香、马鞍山向日葵又纷至沓来。还有黄陂、江夏、蔡甸、新洲，全然大都市的后花园，花乡、花田、花谷、花溪、花博汇，哪里没几处“网红花海”？

江城人爱花，花是多么美好，撒上热干面是葱花，荡漾凌波门是浪花，剪在晴川阁是窗花，进射长江秀是烟花，怒放胸怀是心花……

梅花，我们武汉的城市之花，代表城市的精神质地，江城有你的那一枝。

系南宋端平三年(1236年)汉阳县令赵时题写。“梅岩”附近还有后人刻写的“凤立”二字，合起来就是“凤立梅岩”。

凤凰山被称为“汉阳古城的脊梁”。宋元以降，汉阳的府衙、县衙均建于凤凰山南麓，也就是“梅岩”脚下。可以说，“梅岩”是汉阳古城的地标，也确实是一个梅花盛开的地方。那么，“梅岩”之梅究竟是何模样？明宣德年间，汉阳府教谕赵弼遇见“梅岩”之梅，以一句“夜深雪映婵娟月，照彻梅花瘦几分”，记下了当时的惊鸿一瞥。在历史长河里，凤栖山诸园兴废频仍，多次易主，“眼看他起高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”。唯有梅岩始终傲立，历经沧桑，恰如“梅魂”不灭。

晚明时期，汉阳本地人萧丁泰接手了梅岩。萧丁泰久经宦海沉浮，早年购得梅岩遗址，并在此基础上营建了一座“萧氏林圃”。林圃构造精巧，花木繁茂，号称江汉园林之最。登临梅岩之顶的汲江亭，大洲渚、城郭之盛，一览而极。亭东架阁而出，曲房通幽，可谓“天吹帘窗，凌虚梅槐”，俨然神仙洞府。

天启年间，权宦魏忠贤秉政，萧丁泰乃谢官归里。当时为避魏党之祸，萧氏与秦灵墟、吴十华、孙真伯等几位士大夫屏居林圃，寄情唱和，闲情逸致，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。某日，萧丁泰邀请诸公集聚林圃观梅，一时兴起，赋诗三首，其三曰：“隔江黄鹤对相招，致使仙人下碧霄。屋绕梅花神独远，尊虚竹叶兴偏饶。寒香暗向风前度，瘦影疑从水上飘。雅逸清谈欢不极，枝头好鸟弄萧韶。”不久，崇祯帝登位，魏党尽诛。这位林圃梅花的主人终于守得花开，接连获得重用，后官拜陕西、贵州两省布政使。

明清鼎革之际，凤栖山诸园悉遭兵燹，楼台花草全部化为灰烬，惟宋摩崖刻“梅岩”二字屹然尚在。从此，梅岩古梅逐渐沉寂于故纸堆中，梅岩再无梅影。后世的我们还能透过这半山崖壁，神交古人，赏梅话“梅”，一同去寻找汉阳曾经的“梅”好时光。

三

征途漫漫，总有一个春天，渡过寒江万里为你而来；岁月悠悠，也总有一树新梅，穿越千载让古城青春永驻。时光来到元末明初，诗人饶杰冒着春寒峭造访大别山(今龟山)兴国寺。在山间踏雪寻梅时，环视周遭景致，饶杰不禁吟诗道：“山中何处是梅花，短竹高松一迳斜。孤鹤横飞金界净，方袍深卧白云遮。寒随雪散无多日，春过江来又几家。一滴禅心清到骨，南枝留月两三年。”梅花虽寒风傲骨，但绝非清冷之物。饶杰本想探得梅花，殊不知南枝春早，清气满城。显然，梅花最懂春天，而汉阳又最懂梅花。

和羹之美，在于合异。梅有多少种，投射的情感就有多少种。古人言梅花“两地不同栽，一般开”，譬如晴川与黄鹤，以梅为媒，彼此成就。汉阳之梅，虽蛰居一隅，却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，活出了一番新光彩。与其说是黄鹤玉笛成就了江城梅花，倒不如说是晴川落梅回应了对汉阳的眷顾：“老树已随前代去，落梅犹引隔江来。司空渺渺遥望望，黄鹤何年返故台？”

落梅非无情，只把春来报。当我们登临晴川阁，凭栏远眺，纵使落英缤纷，惊涛拍岸，也掩饰不住“梅”好流传于这份从容。它柔软而坚定、恬静却充实，深深根植于江城梅花的精神“谱系”中。

最后，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汉阳城西。梅子山，位于月湖与汉水之间，旧时以“其山多梅”而得名。此山不高不险不峻，是山却

梅花的记忆

□胡耀明

不作详细讲解，让孩子心领神会，他相信，他的教学方法，他的女儿五岁不懂十岁懂，十岁不懂二十岁绝对懂。教化不出抛弃不迟。

父亲启蒙，路自己走，《诗经》《楚辞》《汉乐府》《唐诗》《宋词》……《聊斋志异》《红楼梦》《儒林外史》……从五岁到二十岁，粗枝大叶地过几遍之后，再去公园或哪里看梅花或看其他的啥花就能够“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”了。

当年离家比较近的两个公园，中山公园和解放公园，梅树未成林但肯定有。中山公园花木集中在四隅轩和月洞门，解放公园花木集中在正门进去右手前行的小山坡上。

1991年，父亲离世。父与女，中国古典文学美学教学师生对话谈自此终结。

父亲再也没有能够从书斋到现实，从汉口到武昌，去中国最大的梅花园林之一—武汉东湖磨山梅园赏梅花。当然他的人生遗憾并不仅仅是看花赏梅这一桩事。

搜索引擎显示：东湖磨山梅园建成于1956年。我不知道。武汉人去东湖磨山梅园赏梅是21世纪后的事。

比起理想天文的父亲，母亲是一个“行动派”，从小到大我家每一次春天赏花每一次假期旅游都由她发起，说走就走毫不拖泥带水那种。

和父亲一样，我宁可书里看花也懒得实地赏花。可母亲华发如霜雪，我得陪，不是孝道是职责。二十多年前，武汉三镇公共交通没有今天方便。东湖磨山梅园，每逢春始梅千株，“无人不道看花回”(刘禹锡)。

从汉口新育村湖北人民出版社大院出发，步行一站路到循礼门武汉剧院门口，搭乘公交车汽车，十几站路过长江二桥到武昌东湖梨园大门口，和住东湖路湖北日报宿舍的舅父会合，然后进梨园大门步行到长天楼，东湖边招渡船。木船木桨姑娘摇船到磨山，然后一行三人上岸走到梅园逛遍梅园。

舅父相机拍照，花前太阳下，红梅白梅粉红梅绿梅……我叫不出名字，舅父如数家珍，宫粉、朱砂、绿萼、玉蝶、单粉、双粉、垂枝……舅父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母亲借住武大图书馆山坡上“斋舍”……哥妹两个性情相似，按我的说法是“忒小资”，例如“赏花”之类的小情调。

当天我很别扭：衣服没穿对。唯一一件自认为走得出去的厚毛线外套，红配墨绿，色彩太艳，磨山梅园拍照，红梅绽放如海潮，花树下游人熙攘，笑语喧哗，这时候才理解“梅妻鹤子”的林和靖(林逋)为什么要躲到西湖中央孤山小岛去。孤独隐逸，是梅的美学极致。

那一年母亲七十岁出头，舅父年长母亲两岁。等到我今年七十五岁，回想当年磨山赏梅之行，禁不住叹息：娇弱矜贵一生的母亲是如何经受住当天从汉口北到武昌东的“长途跋涉”、舟车劳顿之苦？就为了看看梅花？

今天，父亲不在了，母亲也不在了，梅园给我拍照的舅父也不在了，家中再也没有人陪我讲梅花，郊外再也没有人催我看梅花了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花相似，人不同。

《梅花落》：汉乐府二十八首笛子横吹曲之一，李白把它送给了武汉——梅花和武汉，历史渊源悠久、文采声名斐然，唯此一首——不在江城(唐鄂州今武昌)冬天的末尾，而在江城夏天的开头。

送给我的父亲和母亲，李白的诗，唯美的印象主义文学。梅花在武汉，精神也好，实体也好；风格也好，颜色也好，即使花落，树还在。岁月往复，时空轮转，明年花还开。



梅图(国画)

江寒汀 作

园博园灯影织春

□廖生斌

蛇年，大年初三，细密春雨如丝如缕，在暮色中编织出一张梦幻之网。晚饭后，一家人怀揣着对团圆的眷恋、对新年的期许，脚步轻快地走进了园博园花灯会。那雨丝，就像一条无形而温柔的纽带，牵引着我们，一头扎进这如梦似幻的奇妙世界。

刚入园，长江文化主题灯组便映入眼帘。黄鹤楼在雨雾轻笼下华灯熠熠，金黄光晕与细密雨珠相融，历史厚重感与朦胧诗意完美契合，让人不禁遥想千年前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千古绝唱。青城山灯组静静伫立，春雨轻柔拂过，营造出静谧神秘的氛围，仿若能听见山涧清泉在雨幕后潺潺流淌，讲述着岁月的故事。“中华鲟”“扬子鳄”等珍稀动物灯组栩栩如生，雨滴挂在它们身上，恰似灵动的生命之珠，每一滴都折射出长江流域生态的奇妙与珍贵。而“大禹治水”“巫山神女”这些民间传说灯组，在雨幕笼罩下，似被唤醒沉睡的记忆，古老故事在耳畔悠悠回荡，带着岁月的沧桑与温情。

科技与灯展的融合，为这场春雨中的灯会增添了一抹别样亮色。雨滴轻落在AI语音互动灯组上，刹那间，灯组仿佛被赋予了鲜活灵魂，热情地与我们互动。借助手机AI伴游，一家人在春雨中自由规划游览路线，尽情享受独属于我们的灯会时光。孩子们像欢快的小鹿，兴奋地在前面奔跑，细密雨水打湿了他们的发丝，却丝毫冷却不了他们眼中炽热的光芒。

文创IP“园博猿儿”在雨中萌态可掬，它与曾侯编钟、青花瓷瓶等文化符号巧妙搭配，不仅为灯会增添了几分俏皮，更让我们在赏灯时，深刻体悟到文物保护的深远意义。非遗文化展示区热闹非凡，崇阳提琴戏的悠扬曲调、钟祥蟠龙菜的独特香气，在雨水润泽下，散发出更为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。京剧、楚剧等传统戏曲表演中，演员们婉转的唱腔在雨中悠悠飘荡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岁月痕迹，缓缓流入我们心田，唤醒心底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敬意。

最暖人心的，是那些充满情绪价值的灯组。“花开互动”灯组在雨中愈发娇艳夺目，雨滴落下，在花瓣上溅起晶莹水花，宛如大自然为这场灯光盛宴精心谱写的灵动音符。“蒜鸟”搞笑灯组前，家人们被逗得捧腹大笑，欢快笑声在雨中肆意散开，将料峭春寒驱赶得无影无踪。“丛林秘境”场景灯组把我们带入神秘异世界，雨滴滴答轻响与灯光闪烁交织，营造出宁静又奇幻的氛围，让我们沉醉其中，流连忘返。

在这趟春雨灯影交织的旅程中，一家人的手始终紧紧相牵。孩子们满是好奇地打量着每一个灯组，一连串问题如雀跃音符般蹦出，长辈们面带微笑，耐心解答，时不时分享一些与之相关的知识和故事。这一刻，赏灯不再只是简单的娱乐，更是增进家人感情的温暖契机。我们在这璀璨灯光与绵绵春雨中，感受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，体验科技带来的新奇乐趣，更重要的是，尽情享受一家人相聚的每分每秒。

春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湿润了衣裳，却润泽了心灵。园博园花灯会，因这场春雨相伴，化作一家人心中温暖难忘的记忆。它如一颗璀璨明珠，镶嵌在我们生命的长河中，成为最珍贵的宝藏，在岁月流转里，熠熠生辉，永不褪色。

桃子里爇的藕汤

□陈前进

在湖北，街头巷尾总会弥漫着一种独特的香气，隐隐约约却沁人心脾，有一种引而不发、香而不露的感觉。那是桃子里爇的藕汤散发出来的醇厚味道，它如同冬日里的暖阳，让没有暖气的湖北人不再瑟瑟发抖。

桃子，这个古老的炊具，在我童年的厨房里，总是占据着显眼的位罝。它用陶土烧制而成，外表质朴无华，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每当冬日来临，母亲便会将桃子洗净，置于炉火上，开始为我们煨炖那一锅香浓的藕汤。爇是鄂东地区的方言用词，望文生义，就是文火慢炖的意思，蕴含着湖北美食文化中“鲜”字当头的秘诀。

选藕是制作藕汤的第一步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。湖北是千湖之省，藕在这片土地可以自由地野蛮生长。母亲总是亲自挑选适合爇汤的粉藕。湖北炖汤的莲藕一般表皮较深，呈黄褐色，表皮粗糙，藕节短粗而圆润，一般为十孔和七孔，以七孔居多。切开后孔眼清晰，肉质饱满。这样的藕爇以湖北洪湖野藕为最佳，煨出来的汤才会更加鲜美。

将选好的莲藕洗净、切块，与精心挑选的筒子骨或排骨一同放入桃子中。排骨的挑选也不能马虎，要选肥瘦相间的，这样在煨煮的过程中，油脂才能恰到好处地融入汤中，让汤更加浓郁鲜香。排骨先在热水中焯烫，除去那一丝腥味，而后放入烧热的锅中，伴随着葱姜的香气，在油锅里翻炒至表面微微金黄，香味瞬间四溢。接着，将排骨连同适量的清水一同倒入桃子中，盖上盖子，小火慢炖。

煨炖藕汤的过程，是需要耐心和时间的。母亲总是用文火慢炖，让汤汁在桃子里缓缓翻滚，将食材的精华一点点地释放出来。她不时会添上一把柴火，调整着火候，确保藕汤能够均匀地受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还会加入一些姜片、料酒等调料，以去腥增香，让藕汤的味道更加浓郁。

等待藕汤煨好的时间，总是显得格外漫长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整个屋子都被藕汤的香气填满。这香气，不张扬，却极具穿透力，从厨房蔓延到客厅，再到每一个角落，仿佛总在召唤着家人。终于，在一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后，藕汤大功告成。母亲小心翼翼地揭开桃子的盖子，一股热气扑面而来，夹杂着排骨的肉香、莲藕的清香，还有那浓浓的家的味道。母亲会小心翼翼地端起桃子，将藕汤倒入碗中，再撒上一些自己田园中的葱花，增添几分色彩和风味。

当我们捧着那碗热腾腾的藕汤，轻轻地吹开汤面的热气，排骨也已早已煨得脱骨，肉质鲜嫩，轻轻一咬，肉便从骨头上脱落，那醇厚的肉香在舌尖散开。喝上一口汤，热流顺着喉咙缓缓而下。喝上一口，那浓郁的汤汁瞬间在口中化开，带着藕的粉糯和肉鲜美的汁，让人回味无穷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置身于童年的冬日里，感受着家的温暖和幸福。

音乐“守心人”冯翔在《汉阳门花园》中的歌词：“十年有回家，天天都想家(武汉话“外婆”的称谓)。”“回家也每天在想我吗，哪天能回家？”“桃子里煨的藕汤，总是留到我一大碗。”在寒冬腊月，可不要低估这一声家家的呼唤，还有那一碗热乎乎的藕汤在异乡湖北游子心中的含金量。